

一位每天为病人诊断和治疗癌症的医生，
自己突然得了癌症——

绝症求生

——我与癌的故事

王应才◎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

绝症求生

——我与癌的故事

王应才◎著

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鄂新登字 0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绝症求生:我与癌的故事/王应才著.
武汉:湖北人民出版社,2011.1

ISBN 978 - 7 - 216 - 06619 - 8

I. 绝…

II. 王…

III. 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18480 号

绝症求生——我与癌的故事

王应才 著

出版发行: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邮编:430070

印刷:武汉市彩插科利德印务有限公司
开本:960 毫米×1280 毫米 1/32
字数:95 千字
版次:2011 年 1 月第 1 版
书号:ISBN 978 - 7 - 216 - 06619 - 8

经销:湖北省新华书店
印张:6.25
插页:3
印次: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价:20.00 元

本社网址:<http://www.hbpp.com.cn>

目 录

- 一、晴天霹雳 /1
- 二、难眠之夜 /12
- 三、防不胜防 /21
- 四、不容失误 /32
- 五、审慎抉择 /43
- 六、浴火求生 /56
- 七、隐忧阵阵 /70
- 八、寻师问药 /83
- 九、战友路明 /101
- 十、层层设防 /116
- 十一、重新上班 /130
- 十二、决不放弃 /143
- 十三、海哥远行 /156
- 十四、年复一年 /167
- 十五、痛定思痛 /180
- 后记 /195





晴天霹雳

二〇〇八年七月二日这一天，是普普通通的一天，谁也没有想到，这一天会在我的生命中，留下这么深刻的烙印，几乎成为我的生死节点。

那一天，像以往任何一天一样，清晨六点，我准时起床，漱洗穿衣，出门晨练。这是我的习惯，这种习惯是在数十年的生活经历中，慢慢养成的。世界上的人，各有各的活法。有的人好动，喜欢变化，隔一段时间跳一次槽，换一个工作干干；隔几年搬一次家，换个地方住住。有的人好静，喜欢安定，在一个地方一呆几十年，甚至一呆一辈子。我属于后一种人，是那种典型的所谓“三门干部”，出了家门进校门，出了校门进院门。这里所说的“院”，是医院。奉组织之命，我被分配到同仁医院工作。进了这个院门，从此不再出门，一晃，在这里干了将近五十个年头。这很像封建时代的中国妇女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一辈子从一而终，一嫁定了终身。这种活



法,当然没有前面那种人精彩,没有他们阅历丰富,没有他们见多识广。不过,这种活法,也自有它的滋味。有一个铁饭碗端着,有一份有兴趣的工作干着,按时上班下班,定时吃饭睡觉,生活便像轨道上的机车,规规矩矩,准时准点,向前行驶,稳定而舒适,不是也很惬意么?这种有规律有节奏的生活,使我的生物钟,与墙上的挂钟完全同步,准确无误,指挥我每日的活动。我的睡眠极好,清晨六点,必定醒来,然后出门,以晨练启动一天的生活。

晨练是一种自由活动,不要有约束,不能带勉强,要身心放松,自由自在,随意而动。我不参加任何群体运动,不愿受别人牵制,也不想影响别人。见到广场上、公园里,人们成群结队,一起练拳舞剑,便远远走开。身心锻炼,还是独善其身好,自行其是,随心所欲。

我的晨练安排是:中速步行三十分钟,自编体操二十分钟。有一本讨论步行的书,读过以后,只记得一句话:步行可以健身。关于步行的理论和技巧,一句也不记得,实践起来,还是照自己的想法做。所谓中速,并非限定一分钟走多少米,中速的意思,就是不要太快,也不要太慢。不要像救火似的,急吼吼往前冲,也不要像京戏里的老生,迈着方步,一步一步往前挪。步行的姿势,要求两眼直视,

视线微微上抬；昂首挺胸，躯干笔直；两肩稳定，双手前后摆动，摆幅二三十度；脚尖向前，跨距为脚掌长度的一至一倍半。手的摆幅与脚的跨度不能过大，否则，像是正步走，成了军事操练，太庄重，累人。当然，也不要走八字步，更不能走成猫步，像一条水蛇那样，扭来扭去，不成样子。

我有一条固定的步行路线，正好包绕首义广场。这条环形广场步行圈分为三段，第一段是街道，第二段是广场，第三段是黄鹤楼与蛇山。走出我居住的小区，便是街道。这条街东西走向，长不过四百米，以辛亥革命三位烈士的姓氏命名，叫作彭刘杨路。街对面，三栋十层上下的白色大楼，品字形排列，拥挤在一个不大的院子里，这便是我工作的同仁医院。这里原是一所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医院，只有一栋三层的病房大楼，刚刚容得下一百来张病床，大楼后面散落着几栋别墅式的小楼，作为医生、护士和洋人们的住所。这些房屋，一律土红色，呈西洋建筑风格。后来，这些楼房一栋一栋被拆除，白色大楼一栋一栋竖起来。现在，我从医院门前走过，眼里心里，不再留有一星一点土红色的印记，好像同仁医院从来就是眼前这副模样。

从医院向东，步行约两百米，走过三烈士塑像，便跨进首义广场。这个广场，不是空旷的场地，而



是大片园林。这园林，又不是传统的中国式园林，没有小桥流水，不是曲径通幽，而是大片的草坪，开阔清新。草坪四周是纵横的小径，相互串通；每条小径笔笔直直，用水泥地砖铺得平平整整。小径两侧，是密密的柏树，四季常青。广场周围的旧式民房，清朝留下的小街小巷，什么东厂口、西厂口、罗祖殿、辎重营等等，都已拆除干净，剩下的老建筑，只有广场东北角那栋红楼，那是武昌首义成功后，诞生第一个民国政府的地方，将会永久保存。在树丛中，沿小径北行，走出广场，便是蛇山南麓。

由南坡攀爬蛇山，花不了多少力气，便登上山顶，来到黄鹤楼前，长江汉水，武汉三镇，尽收眼底。

黄鹤楼四周，老人们正在运动。这些人，我不认识，也不知道姓名，但面孔都很熟悉。他们无人领导，没有规定，不要预约，也没有人指挥，每天清晨，都会准时准点来到这里，无论冷热四季，刮风下雪，可以说从不间断。他们并不是仰慕名山名楼，来这里探古寻幽；也不是追求财富，来这里探寻什

么宝藏。老人们追求的是健康与长寿，他们需要的，是这里宁静的氛围，清新的空气，凉爽的晨风和浓郁的树荫。每天，我来这里享受这份大餐，心境平和而敞亮。



从黄鹤楼向东，在蛇山背脊上步行，两旁的草草木木，都无比熟悉，四季变幻，也习以为常。红花开了，白花谢了，紫花来了，黄花去了；树枝发芽了，叶片长大了，叶儿绿了、红了、黄了、枯了、落了。一切都平平常常，日子像一条平和的小溪，无声无息向前流淌。

步行到“蛇”的腰部，在树木花丛之间，找一个无人的处所，进行二十分钟体操运动。我打过太极拳，那摸摸划划的动作，节奏太慢，打了几个月，实在受不了，不打了。后来练八段锦，要用力从鼻孔往外喷气，这个动作不符合生理要求，也不练了。再后来还练鹤翔桩、瑜伽功，觉得都不适合自己，索性什么功都不练，自己编一套操法，自行其是，感觉舒服就行。有些动作是不舒服的，比如倒立、拳击树干；有的动作很舒服，比如搓热掌心按摩眼球，久坐后伸伸懒腰。把一些令人舒适的动作编成一套操法，让身体所有能动的部位，包括眼球、面颊、肢体、内脏，都活动活动，浑身会轻松畅快许多。做完体操，我已微微出汗，沿着山脊东行，到威武高大的岳飞雕像旁，顺着台阶下到山脚，便见红楼。从红楼旁，回到首义广场，向西步行，回到家里，围着我的步行圈，又走了一回，完成了我每天生活的第一项功课。晨练让我整天精力充沛。



通常，回家早餐后，立即上班。但今天不同，今天要接受体格检查，必须空腹，不能进食。

根据有关部门规定，每两年为高级职称的技术人员，也就是教授、主任医师们，作一次全面体检。我很期待这次检查。这件事，成为今天生活中的兴奋点。

我期待体检，有两个原因。

一是可以见到老同事。我们这一代人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参加工作，走上一个岗位，便定了下来，终身不变。用那个时代的话说，这叫干一行爱一行。所以，我们中的多数人，是终身同事，一起工作一辈子。那个时代，提倡以院为家，以科为家，每天工作在一起，学习在一起，开会在一起，下乡在一起。遇到危重病人，一起抢救；治好疑难病人，一起高兴。可以说，除了睡觉之外，其他时间，我们都在一起。到了退休年龄，只有少数几个专家，留院继续工作。我也算其中一个。其他的人，退休以后，各奔东西，回家安享晚年。其实，没有一个人在家“安享”，有的投靠子女，出国或去了外地；有的被民营医院请去，发挥余热；还有的继续行医，自己开了诊所。总之，他们不再来医院上班了。我们几个留在医院的人，长期见不到这些熟悉的面孔，难免感到寂寞孤单。往日整天在一起，有友谊，有摩擦，

有矛盾，甚至有怨恨，如今长久不相见，思念之情又常在心中旋绕。现在，借体检的机会，大家见上一面，等于一次聚会，岂不快哉。

期待体检的另一个原因，是我对自己的身体不放心，生怕什么地方潜藏着毛病。我的身体很好，看起来很健康，也没有感到任何不适。但有些病，是在体内偷偷生长，不显一点征兆，一旦出现症状，便失去治疗时机，无可救药。所以，我很看重体检。

我高高兴兴赶往集合地点。那里，停着一辆豪华大巴，早有一群老头老太聚在车旁，望过去，都已白发苍苍，但还像小孩一样，在一起说说笑笑。我走上前，热情地与大家拉手寒暄，问长问短。一位主任迎面笑着对我说：

“院长，两年不见，你一点都没有变。”我本来是放射科主任，改革开放后，当了几年院长，后来不当了，依旧回去搞业务。但自那以后，大家改不了口，一直叫我“院长”。这位主任接着说：“你还是那么精神，还是那么年轻。”

“你莫恭维我，我已经七十出头了。”我笑道。

几位老教授、老主任几乎同时惊异道：“真的！你也七十了？”

我来到同仁医院时，他们中有几位已是很有经验的临床医师，那时候，在他们眼里，我还是个毛头



小子，如今，居然也七十了。他们惊叹了一声，转而又说：“看不出，看模样还像小伙子。”

我听了，哈哈大笑，说：“还小伙子咧，看看我这一头白发，还有头顶这片不毛之地——真的老了。”口里这么说，对他们的话，心里还是认同的，所以又说：“不过精神还可以。能吃、能睡、能动，跟以前比，精力一点不差，与十年前、甚至二十年前相比，没有什么两样。”

“像你这样，能活一百岁。”一位老教授指着我笑道。

“七十保底，上不封顶。前一句我已做到，到底活到多少岁，不去管它，反正上不封顶，高高兴兴往前活，活到哪里是哪里。”我说罢，大家一阵大笑。

这时，看见老田主任佝偻着背，蹒跚走来。估计他已八旬开外，两位年轻一点的主任迎上去，扶他过来。寒暄后，听他说道：

“我还做什么体检，说不定检查结果还没出来，上帝已经把我请去了。”

我知道老田主任好说笑话，所以故意挑逗地问：“那你跑来干什么？”

“我来，是想跟大家见一面，这次见了，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。”老田主任笑道。

几位教授、主任异口同声说道：“莫说泄气话，

你的气色很好，还够活。”

“不行啦，老任、老黄他们在那边等了这么多年，等得不耐烦了。”老任、老黄是同仁医院的老职工，老田主任的好友，十多年前已经去世。老田主任这么说，把大家逗笑了。接着，又听他说道：

“今年春节，我一个人在家，没有人上门，连电话都没有一个。我好奇怪，往日逢年过节，总有人上门，至少有人打电话来拜年，今年怎么一个电话都没有？我心里想，你们不给我打，我给你们打。找出电话本，打开一看，故交老友的名字都画了黑框，都走了，给谁打……”

这时，大巴车门打开，人事科两个扎着翘尾辫子的小姑娘，大声宣布，请各位教授、主任上车。今天她们是领队，两个小丫头带着一大群爷爷奶奶，前去体检。大巴车有五十个座位，坐得满满当当。老人们在车上，谈兴不减，前后左右，都是谈伴。年轻人在一起，谈老公、老婆；中年人在一起，谈票子、位子；老年人在一起，谈什么呢？健康与长寿，这是他们永远谈不完的话题。一车老人，在欢声笑语中，来到汉口体检中心。

体检中心很大，眼、耳鼻喉、内、外、妇、口腔、拍片、B超、化验，各有一间诊室。体检没有程序，各人拿着体检本，哪间诊室空闲，便去那里，各间诊室



都走完了，体检便算完成。因为验血与B超，要求空腹，体检中心备有早餐，查完这两项，便可享用。所以这两处，排队的人特别多。我不喜欢排队，便先去门可罗雀的地方，最后抽血、做B超检查。

到B超室，一位年轻女医师接过体检本，我轻轻松松躺上检查床，袒露腹部，任由超声探头，在腹壁上滑动。女医师要我变动体位，仰卧、侧卧、再仰卧，探头停在右上腹，重重的压下，要我“深呼吸”、“憋住气”。感觉得到，她工作十分认真；同时也意识到，她捕捉到了什么东西。我想，会有什么东西呢？我的肝、肾向来很好，没有肝炎，胆囊也没有问题。检查完了，她递给我一团草纸，便埋头往体检本上写结果。我一边擦去腹壁上的药水，一边问：“怎么样？看见什么了？”

女医师轻轻回答：“肝上有点东西。”

我大吃一惊，急忙走到她身边，要求道：“给我看看。”

她将B超荧屏，一幅幅放给我看，在肝右叶，果真有一块暗淡的阴影。她在体检本上写下结论：“右肝叶见3.0×3.5厘米低回声区，建议CT检查。”我心里连连叫苦：“糟了，糟了！”一团乌云涌上心头。

我回到车上，教授、主任们也陆续上车，他们继续说说笑笑，嗡嗡的谈笑声，都被挡在我的耳外，直

到回到同仁医院，一路上，我一直默默无声。

下车后，无心与别人道别，直奔自己医院的超声室。已是下班时分，超声科陈主任正在脱工作服，准备去吃午饭。我拦住她，告诉她我的体检情况，要求她立即复查。她重新穿好白大褂，用最好的设备，给我复查。然后告诉我，肝上确实“有个东西”。

“会不会是血管瘤？”我急切地问。

“不是。”她肯定的回答。

“是不是结节状增生呢？”我又问。这都是良性肿瘤，我期望是良性的。

“可能性不大。”陈主任摇摇头，又说：“还是像那个东西。”

那个“癌”字，她没有说出口。她的意思，我当然明白，但是，我强烈期望她判断错误。





二、难眠之夜

我们的老祖宗，不知怎么创造出这么一个“癌”^①字，发音这么难听，字形又如此丑恶，没有人愿意听见它，也没有人愿意看它一眼。人们对癌的厌恶，对癌的恐惧，远远超过了豺狼虎豹，超过了妖魔鬼怪。癌症的恐怖，已经深入人心。人们都说“十个癌，九个埋，活下一个，不是癌。”似乎癌症就是死亡，所以，癌症被称为“绝症”。

我见过许多癌症病人，听到这个诊断，大都吓得半死，即刻脸色刷白，有的泣不成声，有的嚎啕大哭，有的瘫倒在地，有的晕厥过去，不省人事。也有沉得住气的。有一位肺科医师，得知患了肺癌，关在家里想了三天，第四天走出家门，直接去九峰陵园，为自己买了一块墓穴。还有反应十分激烈的。有一位住院病人，偷看病历，得知自己得了恶性淋

^①“癌”字首见于宋代《卫济宝书》，由病与岳二字合并而成。

巴瘤，立即爬上窗台，从八楼跳下去，结束了生命。
癌能害死人，癌还能吓死人。

体检提示，我遭到了癌的袭击，已经被它的魔爪抓住。走出医院，马路对面就是我的家，回家之前必须想好，如何向妻子交代。出了这么大的事，不跟她讲是不行的；照直说，又怕吓着她。走进家门，果然见面第一句话，她便问：“检查结果如何？”

饭菜已经摆在桌上，直到这时，我才意识到，从清晨到现在，我还滴水未沾，便支吾道：“吃饭，吃饭，吃了再说。”

妻子一直在观察我的举动，草草吃完午饭，又追问体检结果。我用开玩笑的口气说：“今天体检，取得一项重要‘成果’。”她盯着我，问是什么。

我说：“肝上有一点小东西。”

我看见，一种惊慌的表情，在她脸上一闪而过。随后，她镇定下来，又宽慰我：“没有关系，别着急，先去休息，我们来把它弄清楚。”我告诉她，已经约好，明天做CT检查，然后便去卧室休息。躺在床上，听见她在客厅打电话，好像在与CT室联系，落实增强扫描的一些细节。

退休之前，妻子是病理科医师，检验和研究肿瘤，是她的职业。放射科医师隔着肚皮，观察肿瘤